

□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

卫国战争文学的当代发展

侯玮红

DOI:10.16532/j.cnki.1002-9583.2015.04.002

卫国战争是苏联伟大而光荣的一段历史,也带着它全部的荣耀与伤痛深藏在俄罗斯人的记忆之中,成为苏俄文学史上长盛不衰的重要题材。卫国战争文学几乎与苏联人民奋起保卫家园那一刻同时诞生,几经热潮与变迁,绵延发展至今。

一、苏联时期卫国战争文学的发展历程

卫国战争在苏联文学中得到了既全面而又深刻的反映。从前线到后方,从元帅到士兵,从战争伊始到战后岁月,从游击战争到地下斗争,从英勇献身到背叛行为,从千里行军的艰苦到生死关头的抉择,苏联作家用他们亲身体会的战场经验,用他们对祖国和人民饱含深情的笔触,记录下战胜侵略的辉煌以及为此付出的代价,描绘出战争的残酷及信念的力量,思索国家的前途,表达了胜利属于背负起沉重十字架、承受了所有时代苦难的人民的观点。同时,卫国战争文学也在自身的发展中映射出时代变迁的脚步,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苏联文学的发展进程。

从卫国战争爆发至 1980 年代中期,苏联卫国战争文学的创作从未停止。在经历了 1941—1945 年间的战时阶段后,掀起过三次热潮:战后初年即 1940 年代中后期的“第一浪潮”、1950 年代中期至 1960 年代初的“第二浪潮”和 1960 年代末至 1970 年代的“第三浪潮”,其后又迎来 1970 年代中期至 1980 年代中期的再次繁荣。

据史料记载,共有 1215 位作家(当时创作机构成员的半数)在卫国战争中走上前线,其中的 471 位再也没有回来。可以说,是这些勇敢正直、富有才华的作家用生命与鲜血写就了卫国战争文学的开篇。他们大多是前线记者,不仅要担负现场报道的职责,而且还要时刻准备拿起武器,参与

战斗。因此,写于进攻与撤退间隙的随笔、特写和中短篇小说是这一阶段创作的主要体裁形式,而长篇小说作品出现在战争后期。因为肩负爱国主义教育的使命,这一时期的小说以宣传正面思想为核心,歌颂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激发人民同仇敌忾、一致抗敌的热情。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有阿·托尔斯泰的《俄罗斯性格》、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

战后初年,大批从前线回来的老作家还未洗去征尘,就投入到反映这场战争中的重大事件及英雄行为的创作中去,形成卫国战争文学的“第一浪潮”。掀起这次浪潮的第一部作品是维克托·涅克拉索夫的中篇小说《在斯大林格勒的战壕里》,它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就刊登在《旗》杂志上,被另一位战争小说家维·康德拉季耶夫奉为案头书,称赞它写出了“我们所经历的战争”,反映了战争全部的非人性和残酷性。对纪实文学的青睐和史诗性长篇小说的勃兴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代表作品还有波列沃依的《真正的人》、卡扎科维奇的《星》等。

卫国战争文学的“第二浪潮”以肖洛霍夫的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为开端,因为创作主力是来自前线的最年轻一代而被称为“前线一代小说”;又因为其塑造的人物多为普通尉官或士兵而得名“尉官散文”;还因为其描写事件的局部性和战争画面的真实性而被冠之以“战壕真实”。代表作家邦达列夫、阿斯塔菲耶夫、巴克兰诺夫、瓦西里耶夫等很多都是从学校直接奔赴战场,战争是他们最初的社会经验,也影响了他们一生的创作与命运。他们逐步从歌颂英雄主义转向一定程度的反战情绪的流露,从对战争的全景性描述转向细腻而真实的战时心理刻画。与此相适应,

中篇小说这种体裁形式深受欢迎。代表作品有邦达列夫的《营部请求火力支援》、巴克兰诺夫的《一寸土》、瓦·贝科夫的《第三颗信号弹》等。

1960年代末“全景性”长篇战争小说的再度繁荣标志着“第三浪潮”的形成。和以颂扬为主的“第一浪潮”不同,这时的战争小说更趋向于反思战争中的功过,直面战前国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重新审视斯大林的领袖地位和统帅作用。代表作品是西蒙诺夫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写成于此时,发表在20多年后)、斯塔德纽克的《战争》、伊万诺夫的《永恒的召唤》以及阿斯塔菲耶夫的《牧童与牧女》等。

197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中期,卫国战争文学以庞大的作家队伍、内容丰富而风格多样的大量优秀作品形成空前繁荣的局面。“第二浪潮”中脱颖而出的“前线一代”作家日臻成熟,同样上过前线、此前不为人知的作家及一些战后出生的作家也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创作力,为卫国战争文学再添华章。康德拉季耶夫的《萨什卡》,邦达列夫的三部曲《岸》《选择》和《戏》,拉斯普京的《活着,可要记住》,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阿列克西耶维奇的《战争中没有女性》等作品以不同的方式展现了战争的各个侧面,把战时与战前和战后生活联系起来,思索苏联乃至世界和人类面临的问题,抒情性、哲理性、纪实性并存,开拓出更多的表现领域和更广的思考维度。

回顾50年的苏联卫国战争文学,总体来说,它极大提高了苏联人民的民族自信心,鼓舞了一代代苏维埃人,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重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学者亚历山大·戈尔巴乔夫所说,它所宣传的“建立在正确道德基础上的英雄主义至今依然具有教育意义,因为他们为祖国而牺牲,而我们就生活在他们所保卫的祖国,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不能否认它的价值”,而且应当承认,“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卫国战争文学在顺应意识形态要求的同时也道出了卫国战争的主要真实”。^[1]

二、苏联解体后卫国战争文学的发展概况

随着19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开始,苏联文学界投入了旷日持久的关于国家和民族发

展道路问题的斗争中,作家的关注焦点和工作精力转移到其他文学题材甚至是文学之外的活动中去,卫国战争文学热潮逐步退去。苏联解体以来,卫国战争文学一直如缓缓流淌的小溪,没有兴起可与此前相比的高潮,但也时常掀起一些波澜,引发评论界和读者的热议与思考。原因大概有这样几个方面:首先,文学的地位和作用大大下降和减弱,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渐渐疏离,这使卫国战争这样曾经与意识形态结合紧密的题材不再受到原有的高度重视;其次,随着时间的推移,卫国战争这段历史已经渐行渐远,对其拥有最鲜活记忆的几代人正在老去,逐步退出文坛或者历史舞台,因此在创作队伍上无法与当年比肩;再次,俄罗斯是一个战争频仍的国家,战争文学的素材在不断扩充。始于1970年代末、长达十年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在苏联解体前的文学创作中受到压抑,解体后成为众多作家争相尝试的话题;1990年代开始的车臣战争作为当代俄罗斯政治生活和百姓生活的重大事件,同样进入创作者的视野。在这种情况下,卫国战争文学成为战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再拥有原来的重要的地位。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当今卫国战争文学没有掀起跌宕起伏的高潮,而像一些评论家那样断言它的终结或否认它的价值。20多年来,无论从创作上,还是从研究与评价上,整个俄罗斯文学界依然保持着对卫国战争主题一定的关注度。

从出版情况看,苏联解体后有关卫国战争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除阿斯塔菲耶夫的一系列小说、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格拉宁的《我的中尉》等长篇和中篇小说外,其他比较独特而重要的出版物有:再版了由著名作家达尼尔·格拉宁和阿列西·阿达莫维奇合著、原来被禁、首次出版于1984年的《围困之书》;2013年由中心印刷出版社出版的两部译著《前线之外》和《在前线——战争的真相》。前者是德国军官有关“二战”中的德国坦克部队的回忆和德军战地医生有关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回忆,后者是参加苏联红军的美国志愿者所写的回忆录;由МГ钟楼出版社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出版的厚达762页的《卫国战争百科全书》中有关于苏联对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斗争中各种具体问题的500多篇文章;由阿·纳尔别科娃编选、市民大会出版社

出版的《俄罗斯性格——短篇战争小说选》,辑录了苏联文学中所有深受读者喜爱的卫国战争短篇小说,对此评论家马克西姆·扎姆社夫写道“最近我们被强迫忘记那些关于卫国战争的真正文学,而那些强调斯大林的恶劣作用和苏联军队指挥错误的书却备受关注。这本书可以提醒我们,战争中的悲剧事件给了俄罗斯文学多么有力的推动。战争小说——是由那些推动战争走向伟大胜利的个体命运构成的人类功勋的编年史……这本书使所有人和解,就像胜利之伟大那样。当你阅读这种书的时候,你会明白,无论我们的社会有多么对立,我们总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45年的伟大胜利。”^[2]2015年市民大会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有趣的书——《前线谚语、俗语、流行歌谣和士兵小故事》,在战争年代不只有战役,不只有英雄主义,而且人的生活和生活方式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于是民间创作在战士和后方百姓的生活中都成为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本书正是搜集了卫国战争期间的俗语、谚语和民歌等,读来生动有趣。总之,这些出版物从不同视角对卫国战争的多个侧面进行展示和描绘,对之前的卫国战争文学是一个有益的和饶有趣味的补充。

从发表情况看,俄罗斯各主要文学刊物除不定期刊登一些卫国战争文学作品外,还会在每年尤其是卫国战争逢五、十周年的5月这一期,推出专题讨论或者专栏、专刊以示纪念。这些作品既有小说、诗歌、回忆、书信、日记等体裁,也不断增添新的表现形式。1995年适逢卫国战争胜利50周年,俄罗斯人还没有从苏联解体的阵痛中走出,纪念活动显得尤为热烈而心情复杂。《我们的同时代人》1995年第4、5两期都推出纪念专刊,利用大量篇幅刊登小说、诗歌等,第4期上开篇文章是该刊第一副主编格纳季·古谢夫的文章《我们的胜利不朽》,其中写道“伟大胜利之永不熄灭的光芒照亮了我们未来的道路。这条路荆棘密布,危险丛生,复杂莫测,根本不是遥远的40年代那些前线和后方的人们所梦想的道路。但是如果那时没有那胜利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道路可走,也不会再有任何之后的历史。”第5期开篇是俄罗斯作协理事会主席瓦列里·加尼切夫的文章《他们赢得了战争……你们呢?》,其中提出了一

系列令人痛心也发人深省的问题“那时我们的国家到底是怎样挺住而没有破碎的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没有投降,没有屈服,没有背叛自己的国家?为什么希特勒在1941—1945年间向我们倾倒的思想那时没有起作用,却在今天找到了滋养它的环境而且在20世纪末付诸实践?”他甚至可以感到那些长眠在这片土地上的英雄仿佛从坟墓中站了起来,“跨入我们今天的生活,向我们追问‘我们打败了敌人!……你们呢?’”

这一年《旗》《各民族友谊》《涅瓦》等杂志都推出了卫国战争文学专刊。《旗》杂志在“批评”栏目里组织题为“战争不是存在于他们的记忆中,战争只是存在于他们的血液中”的讨论,请彼得·阿列什科夫斯基、塔吉亚娜·别克、尤里·布依达、米哈伊尔·布托夫、安德烈·德米特里耶夫、奥列格·帕夫洛夫、维克托·佩列文等十八位没有参加过卫国战争的作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卫国战争对您来讲意味着什么?是某个官方的国家神话还是现实?”第二个是“您写过战争小说吗?如果写过,是什么?”《各民族友谊》在第3、4、5期上连续邀请俄罗斯、白俄罗斯、德国、波兰等各国人士回答有关卫国战争的问题,第一个是“在纪念欧洲‘二战’结束之年回顾过去,思索今天,您首先会想到什么,您为什么伤心?为什么高兴?”第二个是“您是否可以想象,如果是希特勒法西斯获胜的话,您的祖国、欧洲和亚洲国家的人民会是怎样?”

2000年,《旗》杂志在第5期上以“文学与战争”为题展开讨论,邀请知名作家弗·别列津、格·弗拉基莫夫和维·索斯诺尔和白俄罗斯作家瓦·贝科夫等回答问题,针对卫国战争文学题材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同时代人》第5期在“特写与评论”栏目中推出“俄罗斯东正教会与卫国战争”专栏,由古谢夫撰写前言《伟大与不可战胜》。提出这个问题的起因是在1999年俄罗斯联邦教育部向大学生推荐的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阿·索科洛夫和弗·季亚热利尼科夫撰写的《苏联历史教程(1941—1991)》中,披露了很多新材料,其中有这样一段“与东正教会形成和解,它在行动上支持爱国主义价值观和理想,反抗外国入侵。1943年9月斯大林同意了对牧首的选举。”而在新发现的1943年出版的《俄罗斯东正

教会与卫国战争——教会文集》一书中,也证明东正教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2005年和2010年《旗》《我们的同时代人》等杂志都曾推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60周年、65周年专刊。相比之下,各大杂志对于胜利70周年反应更加热烈。《旗》杂志仿佛故意避开今年的热潮,于2014年第5期在寻常的栏目板块里精心安排了卫国战争纪念文章及与之相关的不同体裁的文字,开设“并非过去”和“见证”两个栏目,使纪念文字达到70%的有效版面。此外,《乌拉尔》杂志2014年第4期的“非虚构”专栏、《星》杂志2014年第5期上的“围困”专栏、2015年第4期上的“战争与时代”专栏、《涅瓦》杂志2015年第5期的“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专栏都用相当多篇幅刊出纪念文字。

报纸中,《文学报》固定在每年5月9日之前的一期中推出卫国战争纪念专号,尤其自2001年尤里·波里亚科夫担任主编以来更是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专号中一般介绍文学、戏剧、电影、绘画等几个领域的纪念作品与活动,还会进行访谈,推荐新书。今年5月6日第18期上,重发1945年5月10日该报发表的斯大林告全体人民书《祝贺反法西斯的胜利!》,还刊登了对88岁高龄的“前线一代”作家德米特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朱可夫的一篇专访、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士、莫斯科人文大学校长伊格里·伊利英斯基的文章《“战争的代价”真相》、纪念奥里加·费奥多罗夫娜·别尔戈丽茨和叶甫盖尼·多尔玛托夫斯基两位战争诗人的文章,介绍了几部有关卫国战争的新书,开设了诗歌配照片的“战地作家”栏目,等等,内容相当丰富。

从创作群体看,苏联解体后从事卫国战争文学创作的既有解体前就已成名的“前线一代”作家,也有1990年代以来登上文坛的作家;既有亲历过战场的作家,也有在战争中度童年和战后出生的作家;既有职业作家,也有非职业作家。“前线一代”作家中,有的人在解体之初因为各种原因离世,如尤·德鲁宁娜于1991年去世,康德拉季耶夫于1993年自杀,瓦西里耶夫、阿达莫维奇、斯塔德纽克于1994年去世;有的人坚持创作,一直有相当数量和高质量的作品问世,但也在21世纪前十年相继离世,如阿斯塔菲耶夫在2001年、

诺索夫在2002年、瓦·贝科夫、弗·鲍格莫洛夫在2003年、弗拉基莫夫在2004年、米·阿列克谢耶夫在2007年、巴克兰诺夫在2009年去世。这一代作家的谢世导致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卫国战争文学创作队伍的锐减。不过这时也有很多在严酷的战争年代度过童年和青年时期的作家加入了书写战争的行列,如格·弗拉基莫夫、列·鲍罗廷、阿·里哈诺夫、阿·阿佐尔斯基、米·库拉耶夫等。另外还出现了一些从事不同行业、出于探究这段历史的动机而开始写作战争题材的中青年人士。总之,卫国战争文学创作队伍在结构和数量上逐步发生变化,这也成为卫国战争文学在内容和风格上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苏联解体后卫国战争文学的发展趋势

苏联解体20年来,卫国战争文学虽然与文坛关注的中心保持着适当的距离,却一直没有停下默默发展和不断丰富的脚步。相比苏联解体前以歌颂卫国战争的伟大、颂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为主的战争文学,当代俄罗斯文学从不同的观念和立场出发,表现出对待卫国战争的态度分歧、展现卫国战争的角度多样化以及表现方式的多样化。它所体现的新的视角、它所挖掘的新的表现领域,都令人更加客观而全面地看待卫国战争,重新审视苏联在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功过,思索战争与和平这个人类发展史上永恒的主题;它所暴露的新的问题和某些极端化的情绪,令人感受到当今俄罗斯文学界以及社会各界思想的混乱与激烈的交锋,认识到当代俄罗斯在寻求民族自我认知和国家发展方向之道路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与艰难困苦的跋涉。

苏联解体前和解体之初,文学界原本就已存在的爱国派与自由派的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也不可避免地投射到卫国战争文学的创作中。一部分作家坚决拥护和捍卫俄罗斯传统,肯定卫国战争的伟大和辉煌;一部分作家则否定苏联共产党在战争中的领导与指挥作用,反映战争中的创伤体验,对卫国战争的正义性都模糊其辞甚至加以否定。除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外,还有一部分作家试图从普通战士的视角呈现他所亲见的战争真实,从普通百姓的经历体会战时和战后的

人民生活,从普通知识分子的原则出发分析战争中的功过得失。总之,就是本着客观求实的态度,既不做带有强烈激情的刻意美化,也不做充满怨恨情绪的丑化,而是倾向于对卫国战争作为一场战争的悲剧性的关注及对其作为苏联的一段历史的思考。

延续苏联官方文学传统、正面歌颂卫国战争的作品在当代比较少见,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阿列克谢耶夫的长篇小说《我的斯大林格勒》,而负面描写这场战争的作品却为数众多。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线的重要力量,苏联无疑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惨重的代价。在苏联解体前,有关战争伤痛的书写受到文艺政策的限制而被淡化。苏联解体后,反战情绪、战争创伤文学呈井喷式爆发,很多老作家对卫国战争的态度急转直下,写出了大量揭露战争中的阴暗面、否定苏联官方文学中所颂扬的英雄主义精神、甚至干脆否定卫国战争的作品。在这方面表现最突出的当属阿斯塔菲耶夫、巴克兰诺夫等。

诚然,卫国战争初期苏联的退败、指挥上的失误、军队中的腐败现象等在其他小说中也有反映,但上述作品把这些问题夸大到极致,或者只看这些问题,以偏概全,彻底颠覆了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伟大功绩,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令很多读者感到震惊与失望。

相比上面提到的两类小说,当代卫国战争文学中占大多数的是客观呈现与理性分析并重的作品。它们既表现苏联军队英勇抗敌的事迹,也真实再现战争的残酷与血腥;既表现后方百姓积极投入保家卫国的斗争,也细致反映他们战时和战后所承受的苦难,详尽剖析从战场到后方、从国家到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病,大大增加了暴露问题与反思历史的成分。弗拉基莫夫的《将军和他的部队》、诺索夫的系列短篇、格拉宁的《我的中尉》等是这类作品中的优秀代表。《将军和他的部队》描写了红军将领科布里索夫将军带领自己的部队一步步走向胜利,却因为爱惜士兵、不希望他们做无畏的牺牲而受到上级怀疑;诺索夫的《纪念勋章》《瓷瓶与钟》等作品将战争小说与“乡村散文”题材结合起来,讲述前线战士回到故乡的战后生活。《我的中尉》则写出了老作家格拉宁眼中的中尉和战争。

在多侧面、多角度地表现卫国战争这一主题时,当代俄罗斯文学作品在风格上也走出了一条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探索道路。现实主义的写实手法、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性、片段性可以同时出现在一部作品中。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对战争历史、纪实文献的强烈兴趣和观照,这标志着纪实性文学的再度兴起。一方面这是为了适应读者希望通过历史真相树立自己观点的需求,“读者想听到上天的声音——意想不到的、不可预知的、但能够向所有人敞开的客观的真理”,^[3]另一方面卫国战争和“二战”档案的解密也为此提供了条件。有些作品直接以回忆、书信、日记的形式写成,中间插入大量资料。例如《就是这条街》《笔记本里的两页》《前线笔记》《在列宁格勒的那些日子里》《战争的第一个月》《被俘最后几个月》等;有些作品将虚构故事与纪实文献有机融合,如再版的阿达莫维奇和格拉宁合著的《围困之书》中由经历过列宁格勒围困的居民的见证组成,在第一版时没有确定体裁,后来加了一个副标题——“纪实中篇小说”。《该诅咒的和被杀死的》作为一部小说,却包含大量由回忆、读者来信等构成的注释。中青年一代更加热衷于从档案资料和回忆日记中探究战争中尘封的秘密:法学博士列夫·西姆金创作的《爸爸的妈妈》中描写苏联的犹太人在卫国战争时期的命运,同时又添加真实数据与文献加以佐证,研究了战争中可怕的现象与可怕的人:反犹太主义和充当法西斯敌人帮凶的附敌分子。文坛新秀基洛夫创作的中篇小说《心灵驮运队》由不同人对战争的讲述和很大篇幅的作者后记组成,小说的主要部分都构建在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基础上。

从这些丰富多彩的作品我们可以看出,卫国战争虽已远去,但卫国战争文学却不会停止发展,因为“战争与和平”依然是人类发展中最重要主题,而能够成就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正是几代俄罗斯人的追求与向往。□

[1] A. IO. 戈尔巴乔夫《20世纪——21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作家作品选》第126页,杰特拉希斯杰姆斯出版社2011年版。

[2] 马克西姆·扎姆社夫《真相比死亡更有力》,俄罗斯《文学报》2015年5月6日第18期。

[3] 帕里耶夫斯基《文学与文献:对“圆桌会议”主题的理论思索》,俄罗斯《文学学习》2009年第1期。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